



書集  
命  
部

仁  
2510  
5-2



門 04212  
號 2510  
卷 5-2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

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之歲十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

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吏

吏與孟子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

合今從之適周問禮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若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

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名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曰路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一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

四書  
論語序說

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一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及未見好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德之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

居三歲而反。丁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請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名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上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名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名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數。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數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

語而所記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  
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子路不對沮  
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  
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  
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  
之間有憫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  
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上來聘孔子陳  
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  
去衛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  
 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  
里恐無此理時則有  
 接輿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  
 之歌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  
 得孔子為政夷齊子路止名之語而

此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名  
 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  
 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  
及康子語然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  
 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刪詩正樂有語大  
從周等語師及樂  
正之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  
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  
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

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

請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

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

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

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

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

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了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

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

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篋中分堯曰下

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

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

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

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

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也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釋決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也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

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新問反。愠含怒意。程子曰雖樂

學在己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

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

入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

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

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有

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

上聲下同。○有

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

爲弟犯上謂于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

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

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

心之德也。爲仁猶日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





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入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

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

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心。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外者。心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主忠信。人小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忠信。人小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無友不如己者。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者。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九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九子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

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

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

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

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

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

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

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

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

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

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

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

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

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恭，和而節，此理之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

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

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甲屈也。驕。

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

未可遽自足也。故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

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

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

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

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

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

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

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

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

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

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

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

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

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

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

而能服眾。○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

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不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

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傳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母。○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

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其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四十年而厭矣。○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五十而知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而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



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

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

優游涵泳不可驟等而進。○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樊遲御。子曰孟孫無違。謂不背於理。樊遲御。子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

名懿。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子游問孝。子曰。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

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之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

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色難

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

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

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間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

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視其所聽。視其所

由。視其所從。視其所與。視其所安。○

或曰。由。行也。謂所察其所安。察則又如詳矣。

雖善而心之所為者。則亦不得為君子矣。

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子曰。何也。度。匿

焉。瘦哉。○子曰。溫故而知新。可

以為師矣。○子曰。溫故而知新。可

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子曰。君子不器。器者。正與此意互相發也。○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真。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之艱。而行之難。○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

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幸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滌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音女

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子張學死。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于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子。師于。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

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也。飫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而貴窮理也。

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

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

○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定公初年。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

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

書周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

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

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

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記。○子曰：人

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輓，五兮反。軌，音月。○大車，謂平

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

曲。鈞，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

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以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

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大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子曰：非鮮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終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

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

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

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

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

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

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

臧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欲父與



君亦何所憚。○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

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

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

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

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

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子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

而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

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下帛交錯鐘

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林

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

以為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

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出

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

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揚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簠簋邊豆。壘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子曰。夷狄之有君。夫人大之而告之。以此。○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具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

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難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其道爾。○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難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子曰。君子無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

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

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

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子夏問曰

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子夏問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

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

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

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

疑其反謂以素子曰繪事後素繪事對反○

為飾故問之

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

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采猶人有

美質然後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

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

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

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揚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

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

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

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

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解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

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

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

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嘗

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

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

歎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

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

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

當諱者。故以不知荅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

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

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大

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四書

四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

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子曰：吾不與祭。

如不祭。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

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

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

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

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陔，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翁自結於君，不若阿附權臣也。賈子曰：不然，獲罪

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

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

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

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

四書

論語

卷五

五

備夫子羨其文而從之。○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

鄆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

是禮也。大音泰。鄆，側角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鄆，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

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

復尚買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為反。餼，許氣反。○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有猶得

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

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黃氏曰孔子於

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定公問君使臣臣

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

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

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

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

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哀公問社於宰

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

栗曰使民戰栗。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其說與禮記卷之四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

往不咎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

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

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

者各以所官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子曰

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

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或曰管仲

不能正身循德以致主於王道

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

仲不然皆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

言其侈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

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

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

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

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玷在

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

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

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

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



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管子人。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繼○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

續不絕也。成樂之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官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通。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

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曰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韶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程子曰。成湯放桀。桀惟有不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

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

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

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

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

其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

乎沛必於是之項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

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

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

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

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

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子曰我未

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復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

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

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

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

身此皆成德之事有能日用其力於仁矣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

且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

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故仁雖難能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而至此之亦易也

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

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怒。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

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

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子曰：士

志於道而心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心欲求道

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

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大上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道

可也，莫不可也，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

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

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也。

四書 論語 卷一

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氏曰。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

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子曰。參乎。吾道大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命。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貫爾。夫子知其真積日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

了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應之速。而無疑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

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

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貫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學。○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揚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井反。○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與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四書 論語 卷一

十一

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又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子曰父母在不遠

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

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子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

出而逸○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

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

愛日之誠自

有不能已者○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

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

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

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

事約則鮮失非

止謂儉約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

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其欲訥力行

十章疑皆曾子

門人所記也○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



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子游曰。事  
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  
子曰。數。煩數也。  
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  
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  
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  
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終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  
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  
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  
為疑。多了頁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  
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  
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絏。繫也。古者獄中以黑  
索拘繫罪人。長之為入無所考。而夫子稱其  
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  
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  
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  
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

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造字子容蓋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七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未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日不為况聖人乎○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各不齊上斯

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乃展反○器者有用之成

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小器其亦器之貴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冉字仲弓佞日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子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

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用佞。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

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怠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

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

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為

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人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

矣。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

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初與

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

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天子美其勇。○孟武

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

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

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十乘之

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古者以兵也。

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

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下室之邑，百乘之家。

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十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

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

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

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

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子曰：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入，夫子既語以

不，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

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

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旣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

論語卷三

而已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

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與語辭

誅責也。言不足責。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

予與改是。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

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行文不然則非

一曰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夜

孜孜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

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

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惰

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

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

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喪學

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子曰：吾未見剛

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焉於皮反。○剛

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數其

未見申根。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

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

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

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

宜夫子之未見也。根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

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

此其所以為怨爾。○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言夫子之文章，日見於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全論而歎美。○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之，言也。○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四書

論語卷三

六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來。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婿其為入。如此而蓋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子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

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夫子產鄭大

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貴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藏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

非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

大夫名嬰。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子曰。臧文仲

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稅。章。稅。文。仲。魯

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

頭。斗。棋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

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

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詭瀆鬼神。如

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

義。同歸於。○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

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  
 為入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  
 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  
 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  
 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思  
 而未許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  
 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

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  
 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  
 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  
 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  
 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  
 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  
 仁矣今以是而觀之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  
 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  
 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  
 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  
 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  
 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  
 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  
 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仁齊  
 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季文子  
 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遺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計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

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此其所處者，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忘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

失正而或陷於異端。○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耳故欲歸而裁之也。○子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

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

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

惡之人能改即止故入亦不甚怨之也。○程

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子曰

非夫子孰能知之。○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

乞諸其鄰而與之。醢呼西反。○微生姓高名

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

子言此譏其曲意狗物掠義市恩不得為直

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杜雖小害直為大。范

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

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鐘從可

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匪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將

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

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

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

立心以。○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音盍

直也。○盍。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

何不也。○盍。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

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顏淵曰願

之而無憾。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

無伐善無施勞代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

我欲故亦不欲勞勞事也勞事非已子路曰願

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以恩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

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

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

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

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

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

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

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

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

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

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

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

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

象氣○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

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

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

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子曰十室之邑必

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子曰十室之邑必

四書

論語卷三

十一

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

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

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音大

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過許與。字之意。而其所言之

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王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哀公

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有。○哀公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有。○哀公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有。○哀公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有。○哀公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有。○哀公

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務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

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礼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金。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為使

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子曰。也。金六斗四升。度十六斗。乘十六解。

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

有餘。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子曰。母以

與爾鄰里鄉黨乎。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

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

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

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諸益而與之亦

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

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則天子必

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

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

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曰角。雖欲勿用。

山川其舍諸。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

辨。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

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

虺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

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子曰：回

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曰：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

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

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之要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

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季康子問仲由

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

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委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

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

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

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

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

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

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

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勞。况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

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



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學儒。

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徒音汝。澹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在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入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

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人門，策其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

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代，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入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

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何反。○祝，宗廟

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

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

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

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

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  
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

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子曰。知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及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

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

以功言也。動而不指。故樂壽。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

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

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喪而之道。有難易。○程

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

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喪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喪則至

於先王之遺法也。愚謂一國之俗。唯夫子為能喪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

緩急之序。亦○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

略可見矣。○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

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

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

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

而不治。則不國矣。○宰我問曰。仁者雖生。身之曰井有

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

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劉勝君曰。有

入。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

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

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

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

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

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

不私其身。然不○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應如此之愚也。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

背也。君子學欲其博。

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

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

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

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

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

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

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

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

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

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

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

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始信此而深思以得之

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

矣。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

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

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

興於行。少有。○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

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

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

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

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夫仁者已

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已

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能近取譬。

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近取諸身。

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

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

怨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

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譬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

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于。如手足之

中庸

論語卷三

七二

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終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

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

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

我哉識音志入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

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

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

又謙之○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脩

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

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居閒暇無

事之時楊氏

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

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

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

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子曰甚矣吾衰也

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子曰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孔子盛

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

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

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

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

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子曰志於

道志者心之所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

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

道

道

道



者正而無他據於德音倨○據者執守之  
 岐之惑矣。得之於心而守之不音倨失。依於仁不違  
 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切矣。依於仁不違  
 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  
 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理之流。游於藝。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  
 行矣。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  
 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  
 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  
 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  
 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  
 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  
 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  
 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

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

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

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  
 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  
 以禮來。則無不以教之也。○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

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  
 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  
 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  
 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  
 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  
 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

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

嘗飽也。

臨喪哀。不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甲哭。謂

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

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

後可以學道。○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三軍則誰與。

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

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

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

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

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

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

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

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

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

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

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求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揚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子之所慎。齊戰疾。側天無可求之道也。○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子在齊聞韶。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

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  
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輔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再有疑而問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子不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叔齊亦不立而逃之。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平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大士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子曰。飲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晚反。食音刷。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

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  
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  
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子所雅言。詩書  
而又不可易而學也。

**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  
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

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  
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  
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  
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

學易之語  
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  
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  
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  
名者歟。子曰。女奚不曰。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  
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

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  
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  
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  
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子曰。我非生

**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生  
而。知之者。氣

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  
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  
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  
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  
驗其  
實也。○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  
事。非理之正。固聖

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子

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

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

進善其○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有窮乎。○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桓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

我何言。言必不能違天害已。○子曰。二三子以

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

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

親炙而薰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

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實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躐而進

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其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子以

四教。文行忠信。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

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子

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

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子釣而不

綱弋不射宿射。射食亦反。○綱。以天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

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鈞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音識。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知之者也。○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

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

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入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

進也。之前。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

洪如此。○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陳司敗問昭公知禮

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禮。

取。上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黨。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

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

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



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子與人歌而善。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取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子曰。文。其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

言行之難易。緩急。欲入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子曰。若聖與不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謏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謏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無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謏人不倦。自處也。可

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子疾

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反誅曰。

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

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

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

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

意。○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

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教時

之弊。○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

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

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

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友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

不從事見春秋傳○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

則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慙繇里反絞古卯反○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君子篤於親

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怠勇不乱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

如坐針氈

如行薄冰

如履薄冰

如坐針氈

如行薄冰

如履薄冰

如坐針氈

如行薄冰

如履薄冰

如坐針氈

如行薄冰

如履薄冰

如坐針氈

四書

論語卷四

十一

履薄水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啓開也。曾

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水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之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曰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曾

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

之善而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

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

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

數之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三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曾子曰。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較也。友。馬氏以為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曾子曰。可以

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操

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夾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

其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解。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

剛毅然後能勝。○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  
 重任而遠到。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  
 感入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  
 惡惡之心而不能自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  
 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為本而有節文  
 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  
 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  
 所搖奪者必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  
 於此而得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  
 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  
 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  
 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  
 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

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  
 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  
 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  
 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  
 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其  
 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  
 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  
 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  
 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  
 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  
 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  
 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  
 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者之心善惡雖殊○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

然其生亂則一也

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識

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

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

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

也○子曰二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全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

以手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上○子曰篤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信好學守死善道篤去聲○篤厚而力也而不

信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

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

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過太○君子

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

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邦有道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論語卷四

十一

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

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

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擊音志唯七余及○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

師摯在宮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懇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侗音通慥音空○侗無知貌慥謹厚也慥性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

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不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

心猶疎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且

便不可也。○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巍巍高人之貌小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



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

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

言語形容也。魏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

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

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

業文章巍然。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煥然而已。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

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子曰：禹

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章。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

無間然矣。間。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叶域反。

之也。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帝。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止。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節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

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九三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

大皆夫子所罕言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

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

成名也。藝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所執。尤卑。言欲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

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  
之入，意其所學，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  
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  
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  
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不如用絲。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  
之省約。

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  
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  
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子絕四，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

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  
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  
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  
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  
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  
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  
而默識之，不。○子畏於匡。  
匡，地名。史記云：陽  
虎曾暴於匡。夫子貌  
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  
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馬氏

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喪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聖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

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

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宰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得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併記之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

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務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順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欲罷不能。既

欲罷不能。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乃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待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

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  
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時已去路微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  
 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間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

乎。且予縱不得大葬，無死於道路乎。無寧寧也。大葬也。

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

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

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

而意識，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

乎。○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

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紉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

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當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

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在。○子欲居九夷，道以從人，街玉而求售也。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

行故歸而正之。



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

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

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

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

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

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

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上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

之辭○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

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

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子曰譬如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

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

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

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子謂顏淵曰。惜乎。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

進而未已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此華曰秀。成穀曰實。

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子曰。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處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

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

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繹。則又不

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

四書

論語卷五

七

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逸其半而○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

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鼓反。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入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

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子曰：知者

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

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以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喪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妾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備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

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

所措也。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

所措也。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

所措也。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

所措也。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

所措也。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

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自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礼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

之。其容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通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辨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聞

聞如也。聞。許氏說。又。侃侃。剛直也。聞。聞。和悅而諍也。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君在。視朝也。蹶蹶。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君在。視朝也。蹶蹶。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

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及反。躩，驅

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揖，所與

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立，左右手，衣前後，禮如也。禮，赤占反。○所與

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

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禮

貌，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

曰：賓不顧矣。行君敬也。此一節，記

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干通反。○中門，中於

出人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

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

則不。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

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

位而慢之也。言似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

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振也。齊，衣下縫也。禮

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蔽也。息，鼻

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退

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

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說孔子在

朝之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

勝平聲踏色六反。○圭諸侯命

主。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

後。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

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享禮有容色

既聘而

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

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

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

來之事。疑使攢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

當如○君子不以紺緹飾。紺古暗反。緹側由

紅紫不以

為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

朝祭之。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此一節

絺。麤者曰絺。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

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豨豸綌

也。縹衣羔裘。素衣麀裘。黃衣狐裘。○此一節

也。縹是。縹衣羔裘。素衣麀裘。黃衣狐裘。○此一節

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麕裘長短。右

袂。長。欲其溫。短。右。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去

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

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

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

則此條與明衣。喪食。既得以類相從。而麕裘

類相從矣。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

去。喪無所不佩。去。身。觸。屬。之。屬。亦。皆。佩。也。非

惟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羔裘玄冠不以弔。

則無。襜褕。而有殺。縫。矣。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

必。喪。服。所以。哀。死。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

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謂。孔。子。衣。服

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

子。事。○齊。必。有。明。衣。布。浴。浴。竟。即。著。明。衣。所

也。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齊。必。變。食。居。必。遷

坐。喪。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交。神。故。致。潔。○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轟。而。切。之。為。膾。食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音餼之

餼於糞反餽鳥邁反飪而甚反。餼飯傷熱

濕也。餽味喪也。魚爛曰餼。肉腐曰敗。色惡臭

惡未敗而色臭喪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

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

傷人。故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方正者

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

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

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

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

耳。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音食

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酒以為入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

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沽

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決治而已耳也。

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不

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故不撤。不多食。無貪心也。祭於

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候經宿者。

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

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養

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食

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范氏曰。聖

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

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

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

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此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

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

不暇擇也

席不止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

正者雖

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

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後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

儻乃多反儻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

阼階東階也儻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

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

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節

記孔子居

鄉之事

如親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臣未達不敢

之敬也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

嘗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

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

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

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

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

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

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

理當

如此

論語

論語卷五

十六

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也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疾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執服君命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召不俟駕行矣也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出重○朋友死無所歸曰於

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

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已親也○此一節記○寢不尸居不容孔子交朋友之義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

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凶服者式之式

負版者版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

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迅雷

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升車必正立

執綏。緩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接

莊敬。無所不在。升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

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曰山梁雌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其用反

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

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其之。孔

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

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具。古闕反。張兩

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

執之義。然此必有關文。不可臆為之說。姑記

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終

